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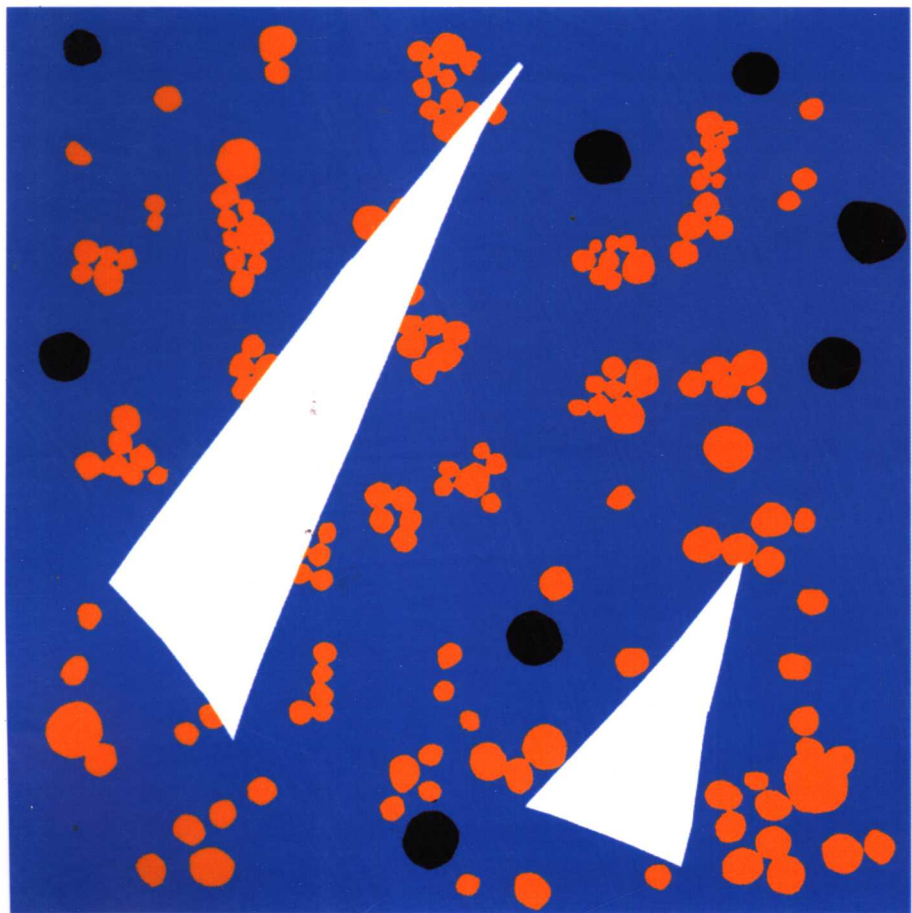


冰心

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

蓝星传奇

冯海/著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冰心

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

蓝星传奇

冯海 / 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蓝星传奇/冯海著. —杭州: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6. 1 (2006. 2 重印)

(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)

ISBN 7-5342-3699-1

I. 蓝… II. 冯… III. 儿童文学-科学幻想小说
-中国-当代 IV. I287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87899 号

蓝星传奇

冯海 著

责任编辑 平 静

装帧设计 周翔飞

插 图 庄晓雯

电脑制作 天庐视觉

责任印制 林伯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 www.ses.zjcb.com

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6.0625

插页 4

字数 111000

印数 15201—19230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342-3699-1/I·739

定价: 9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

冯 海

网名力力麦。文学博士,出版社编辑。曾获2002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。

喜欢自由,喜欢勇往直前,喜欢面对未来。

刚刚有了一个小侄女,名叫Jennifer(译名“狼不吃”),可爱得要命!谨以此书献给“狼不吃”,也献给所有勇敢的棒小孩,希望你们喜欢《蓝星传奇》!



冰心

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



蓝星传奇



班长上台



最后一个灵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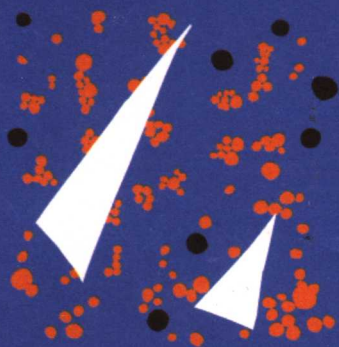
芦花小旗



野鸽子



童年的云彩



BINGXIN

ERTONGWENXUE
XINZUOJIANG
HUOJIANGZUOZHE
CONGSHU

目 录

引子 / 1

一 力力遇到狮子 / 7

二 王子约书亚 / 16

三 午夜的大湖 / 29

四 蝴蝶谷 / 42

五 罗宾 / 55

六 蚁人族 / 65

七 闪亮的银鞭 / 74

八 一场混战 / 84

九 回家的感觉 / 96

十 秘密通道 / 106

十一 祉峰山顶 / 118

十二 长老的计划 / 127

十三 另一个阿婉 / 138

十四 白马与飞龙 / 149

十五 蓝星法杖 / 160

十六 战士归来 / 173

十七 像风一样飞翔 / 182

引子

一

有一个小女孩捉住了一只毛毛虫，放在玻璃瓶里，不久，她发现毛毛虫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大蝴蝶。于是她拿起小网兜去原野扑蝴蝶，放在一个更大的玻璃罩里。第二天，她发现玻璃罩里的蝴蝶变成了七彩的风。

接下来小女孩所做的事你是否也做过了？她开始在田间、林中、湖畔，用她惊奇的眼睛与心灵捕风。她捕捉到了各种颜色、各种气息、各种形状的风。

我就是那个小女孩。也许你也是，他也是。有什么

关系呢？世界和其中的美不会被越来越多的捕风的人消耗、撕碎，它总是那样丰富，充满诱惑。

有一天，小女孩不再随意捕风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她惊觉自己险些在奔跑中坠入山谷。

美的事物是需要去追随并捕捉的，但也要有人在崖边守望，不要越过界限。

我们恋慕多彩的风，就像我们恋慕人生。然而，它们是真的存在的事实吗？或者，它们真的像它们呈现在你我眼前的那样美妙吗？

你看，风又在舞动它柔美的淡彩；

如果你仔细倾听，它也在歌唱，在哭泣；

它还会在无人的月夜沉思……

二

有一天，小女孩在镜子前看自己渐渐成长的脸，却看见镜中的形象越来越淡，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一缕玫瑰色的微风。她舒展双臂（其实就是风的边缘）开始起舞，也在舞动时飞出了家门。

她看见这世上的人们都在阳光下化为各色各样的风，互相推搡、互相拥挤，也互相亲吻。

她就明白了，其实捕风的人本身也是被捕捉的风儿。

当她与一团年轻的绿色的风相遇时，她扬起一只柔

软的手向他示意。于是他们结伴而行，在风的世界里奔跑、嬉戏。开满玫瑰的花丛很喜欢他们，因为他们的颜色令玫瑰们想到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一些植物。

有一些人始终也不能变成风儿，仔细看他们，就能明白是为什么。他们把自己的翅膀扔掉了，只留下了手臂，因此他们也就失去了在风的世界中飞翔的能力。

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动的，除了我们慈爱的父亲。

这世界周而复始，风儿在其间穿梭不停。

有一双眼睛盛满了兴致地看着他们，看他们表演，看他们欢乐，也看他们彼此擦肩而过，或是撞个正着……

谁能挽留风？

谁能绘出风的影子？

谁能责备风们步履匆匆？

其实，捕风的人自己也就是风。

三

风想要降落了。

当风累了的时候，就会变成小鸟。可是小鸟没有找到降落的地点。

地上有那么多树，还有那么多的荆棘，可每当小鸟落在一根枝子上的时候，枝叶就发出即将断裂的声音。

是因为现在正处于冬季吗？小鸟疲惫地想，冬季的

树枝总是要脆弱得多。于是小鸟飞往温暖的南方。南方的树木虽然青绿，仍然无法支撑小鸟的身体让它歇息。

我们有那样多的梦想、那样多的憧憬，我们总在寻找一个能支撑梦想的树枝，却没有一根枝丫能承受得住。

除了我们慈爱的父亲。

除了慈爱的父亲，真的就找不出一个人，或是一件事物，能支撑得住小鸟和小鸟的梦。

虽然我们是风，是小鸟，我们有最轻灵的身躯，可我们却有最重的梦。不是我们的梦有多沉重，而是世上没有足够坚硬的枝丫能托住我们。

同时，请别抱怨，我们也是别人的枝丫，我们也是那样枯干、脆弱，无力承载别人的期望与梦想，因为我们的质地是风。

没有人能拯救别人，没有人能承载别人的梦，除了爱我们的父亲，只有他不是风。

四

有许多风儿变成的小鸟仍在快乐地寻找，它们在快乐中融化时就变成夜空的星辰；而那些忧愁、孤寂，在倦怠中坠地的小鸟就变成了花的种子。

星辰与花儿都静默无言，它们遥遥相望，寻找往昔与自己一同飞舞过的旧相识。

还有一些小鸟追忆自己还是风的时候的样子，它们想回到风的状态，就来到湖畔洗濯眼睛与心灵。当它们纤尘不染时就不再拥有固定的形象，同时也可以任何一种样子，它们回转成了风。

风是什么也不寻找的，只要它一寻找就会变成一个固定的样子。

风自由地来去，它也无所顾忌。

只要风无所牵挂，它就能在悠然中嬉戏。当风有了心事，就不再保有那份纯然的快乐，风就开始步履沉重。

可谁能使自己永远停留在风的状态？

又有谁能一生之久都在稚拙与无忧中度过？

变成星辰与花儿有什么不好呢？

也许是太寂寥，也许是太纤弱，可它们有自己的光华和芳馨。

还是风儿最轻松，没人能束缚它或是伤害它。

也没人能在风中留下深深浅浅的印痕。

这世代，人人都想成为风——经历一种浅淡的生命。

五

当风流泪的时候，就飘洒漫天的雨丝，同时飘洒的还有一种迷离的哀怨。

你看她用指尖在原野的尽头一遍又一遍地画出彩

虹，那是忧郁的开端，是风返家的起点。徒然游荡了多时，没有握住一缕飞絮，也没被人捕捉到自己的点滴心思。于是，风就倦了。

可是，回家的路径已变得有些模糊。

携裹着满怀的凉意，风吹散了昔日友善的玫瑰花丛，风不再想变成任何别的事物，只想平安地回家，回到那面熟悉的镜前，恢复到小女孩的纯真生命。

当风脚步踉跄地找到那座熟悉的小屋时，没有人在等她。没人想到她还会厌倦外边飞逸的生活。风自己抛弃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，那时她还年轻；现在她难道还奢望从前的一切在时空中停滞不动，只等她归来？

风就孤独地拥挤在昔日的镜前，镜子昏暗地映出一张脸——一张有着昏花双眼的妇人的脸。

“你想要的是什么？”一个来自童年的声音在发问。

窗外，洁白的雪花无声地飘落，如同无数幽凉的叹息，弥漫在这喧嚣匆忙的人世间。

当麦力力第一次遇到那头骄傲的狮子，她就清楚地知道，在她和这头狮子之间，一定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。

一 力力遇到狮子

几乎每个小孩都有过这种经验：有时候一连过了好长时间，无论你怎么期待，就连一件小小的怪事都不会发生。但古怪的事情往往就像洪水一样，蓄积在无形的闸门背后，到了某一个特定的日子，“哗——”的一下喷涌而出，把你惊得目瞪口呆。

对于住在街角的麦力力来说，从星期四的下午开始，她生命中的那个闸门就打开了。一点预兆都没有，所有的怪事情都是骤然出现，就像汹涌的水流从天而降，将她卷入了另一个的世界——一个绝对离奇的世界。

那天下午，力力感到有点孤单，晃悠了一阵子，不知

不觉来到动物园围墙的“小门”那儿，很熟练地钻了过去。

所谓“小门”，其实是个刚好能让力力这么大的孩子钻过去的墙洞。墙脚下的杂草巧妙地遮住了洞口，所以，除了力力之外，大概没人发现这个“破绽”。

这是个不用买门票就能看动物的好办法。尽管力力心里承认，老是这么不花钱的确有点说不过去，可她没钱。

力力的衣兜里从来不缺奇形怪状的小石子、擦亮了玻璃珠，或是脏兮兮的小画片，但钱是没有的。早就已经接受了这一现实的力力一点也不觉得尴尬，她大大咧咧地从“小门”钻了过去。

今天不是周末，这会儿动物园里没多少人，力力准备清清静静地在动物园里消磨掉一个下午，把每种动物再看上一遍。

钻过“小门”之后，她很自然地跟园中“天鹅湖”里的天鹅们默默地招了一下手。

以前每次都是这样，“天鹅湖”离“小门”最近，力力会首先跟远在湖心、压根儿就看不清楚的天鹅们打个招呼。

可这一次挥过手之后，力力分明觉得其中一只白天鹅领会了她的好意。

天鹅优雅而友善地看了她一眼，然后伸展雪白的双翅、稍稍弯下修长的脖子，跟力力打了个招呼。

这一来，力力反倒吃了一惊。

大概是我太有想像力了，力力想，竟然会认为一只

天鹅能隔着半个湖向自己打招呼。

何况，隔着老大的半个湖，看得见天鹅的眼神吗？

慢着，力力忽然又想到——天鹅有“眼神”这一说吗？

她摇摇头，将这种古怪的感觉抛到脑后，开始专心致志地逛起动物园来。可古怪的事情好像专门找上了她。

接下来让她吃惊的是“猴山”上的猴子。

一看见力力经过，最机警的那只大灰猴立刻吹了一声口哨，猴群马上训练有素地排成三路纵队。

也就是一刹那的事情。两个游人快要走过来了，大灰猴一声口哨，猴群当即四散，母猴接着给小猴捉虱子，几个调皮的家伙互相追逐打闹——又恢复到往常猴山散漫的景象了。

但怪事仍然留有古怪的痕迹——报信的灰猴若有所思地看了力力一眼，一脸浓密的灰毛也没能藏得住那副意味深长的表情。

“不会吧！还能自动列队？那灰猴在想什么？干吗用那副模样看着我？”力力想了又想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忍不住自言自语，“再多来一次这种怪事，我就相信——”

“相信什么？”

“什么什么？”力力吃惊地扭头看。

没人跟自己说话。金丝雀的笼子外一个游人也没有。

“谁在跟我说话？”力力问。

还是没人回答。

笼子里的树枝上，一只金丝雀似乎有些慌乱。它竭